

劉向古列女傳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傳記類	別裁函	三〇二架
			三〇二架
			三〇二架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五九七九	一五七九	一〇一九	三〇一九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九七九	三〇一九	三〇一九
類	號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79
冊數	3 (3)
函號	290 65

續後六至七
全止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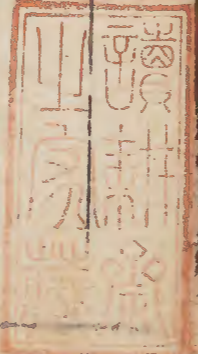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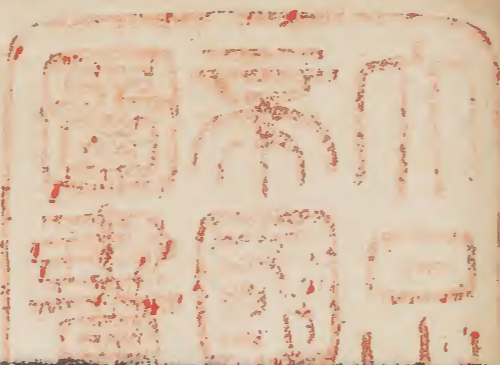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

淺草文庫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



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畢
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馱馱生七日
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
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
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
語君矣。君不知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
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
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
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相。齊國以
治。君子謂妾媵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之謂也。

頌曰

桓遇甯戚 命管迎之 甯稱白水 管仲為相

妾進問焉 為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以治

贊曰

妾媵四母 默啓賢隆 白水有章 管仲靡通

公異甯戚 天誘其衷 相齊以治 伊誰之功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
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
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
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
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
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

絀黜也

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毋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紉。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毋之布。因賜金千鎰。毋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毋智若此。

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毋善。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毋動心 既歸家處 亡布八尋
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毋金布

贊曰

宮中之盜 江乙見紉 其毋亡布 令尹咎執
徵諸叔敖 政良盜息 無人危言 辭金千鎰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

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
葭葦。惻然為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
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
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
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
土階三等。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
造此弓。其為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
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
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
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
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
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

得出而賜金。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
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

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

妻往說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贊曰

弓工之妻。救夫之死。陳古三仁。俾良心啓。

四妙之勞。辭罪有以。射道進公。賜金既處。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靖。景公有所愛。槐使
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
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

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孽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

槐令犯者死，欲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

景公愛槐 民醉折傷 景公將殺 其女悼惶
奔告晏子 稱說先王 晏子為言 遂免父殃

贊曰

公有愛樹 傷者加罪 其女告相 曲先直謂
宋君慈民 請雨天對 拔木廢法 免父罔熟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
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
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
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
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
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
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
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辯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女陳其寃 亦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贊曰

昭氏辯妻 大夫罔肆 折軸之偶 路狹有自
以理拒侮 辭正且是 既慚復越 從鄭何故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
 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
 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
 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
 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
 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
 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
 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在
 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
 曰響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
 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

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
 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
 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
 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
 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
 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
 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
 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
 謂也

頌曰

孔子出遊 阿谷之南 異其處子 欲觀其風
 子貢三反 女辭辯深 子曰達情 知禮不淫

贊曰

觴琴絺綌 賜三為辭 處女屢酬 儀言兼思
達情知禮 孔子稱之 因志觀風 載徵諸詩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

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火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

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媼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

趙簡渡河 津吏醉荒 將欲加誅 女媼恐惶
操檝進說 父得不喪 維久難蔽 終遂發揚

贊曰

津吏祝釐 為君乘險 不有女媼 孰明忠掩
持檝願備 二王是闢 立為夫人 協夢匪鮮

趙佛盼母

趙佛盼母者趙之中牟宰佛盼之母也佛盼以中牟

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盼之母將論自喜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

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盼
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盼之母一言而
登暴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
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盼既叛 其母任理 將就于論 自言襄子
陳列毋職 子長在君 襄子說之 遂釋不論

贊曰

中牟誠叛 論及其母 母有理辨 君何仕廡
暴臣在君 匪母之所 襄子行德 心寫君子

齊威虞姬

首名始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

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黑
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
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
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
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
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
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
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始之幸得蒙先人之遺
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昵附王
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倦
倦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
不意大王乃復見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

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
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
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
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
城市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
莫為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汗名而加此二罪義固
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汗名也且自古有
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
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
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
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
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

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
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情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距強秦

贊曰

去讒被讒 進賢疑賢 虞姬不幸 幾陷難焉

威王善察 聽言白寃 破胡既烹 齊治克堪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
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
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流棄

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婦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于萬乘之主亦有何竒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

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䟽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塩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

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鹽之女 干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亂煩

宣王從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鹽君

贊曰

女非醜賤 乃貴安國 不棄不售 短褐拂拭

詳陳三殆 宣王嘆息 改德拜后 弘資乃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

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以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官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

齊宿瘤女

三

自止王太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
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
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
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
茅茨不剪采掾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
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
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廢時也
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
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
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瘠女以為后出令卑宮
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
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

頌曰

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
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
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齊女宿瘤

東郭採桑

閔王出遊

不為變常

王召與語

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贊曰

有女採桑

不可瘤鄙

弗觀閔王

禮闕寧死

奇聖兩稱

諸宮笑只

對以仁義

化威賴此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
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

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椳橈墮椳橈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椳橈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

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蠶娘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

齊逐孤女 造襄王門 女雖五逐 王猶見焉
談國之政 亦甚有文 與語三日 遂配相君

贊曰

孤逐之女 願當齊王 左右間之 識而靡忘
三日與語 相道益昌 尊事配賢 用人有光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
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
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
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
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
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

遊五百里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
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
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
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
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
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
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
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
無尾墻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
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
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
且殆也墻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

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壤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濶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饑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

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處莊姪 雖爲女童 以幟見王 陳國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贊曰

楚原旣逐 國殆可知 鄰間淫樂 奸謀發兮
緹幟一舉 謁戒龍魚 五患悟君 女童莫希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

反女傳卷之

齊女傳卷之

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焉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入 終沒後言

贊曰

會績以燭 徐吾寔貧 李吾較之 餘光愛明

損益兩辯 妾役事并 善哉其辭 與夜載循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示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

歎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刑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甚備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贊曰

父罪當刑 五女有救 緹縈上書 願贖以奏
天子憐詔 德教少牖 肉典始革 漢令罔咎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
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
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
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
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
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鞮其頭而飲
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龍逢進諫
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
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
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

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
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
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

末喜配桀 維亂驕揚 桀既無道 又重其荒
姦軌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爲商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
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
聲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
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
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目群女咸獲所欲

積糴爲丘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
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
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今有罪者行其上輒墮
炭中妲己乃笑比于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
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
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
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
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
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

妲已配紂 惑亂是修 紂既無道 又重相謬
指笑炮灸 諫士刳囚 遂敗牧野 反商爲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伺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漿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漿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玄蜃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檠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

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始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戈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湏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

而共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 寔生褒姒 興配幽王 廢后太子
舉烽致兵 笑寇不至 申侯伐周 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

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以壽為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

衛之宣姜 謀危太子 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
壽乃俱死 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 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

儒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耻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

文姜淫亂

配魯桓公

與俱歸齊

齊襄淫通

俾厥彭生

摧幹拉脅

維女爲亂

卒成禍凶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定

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楯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莊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齋襲弒閔公于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

哀姜好邪 淫于魯莊 延及二叔 驕妬縱橫
慶父是依 國適以亡 齊桓征伐 醜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夷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畏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夷吾居二屈晉獻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奈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說妾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爲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奈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

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恩恐之况國人乎弒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

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亂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為權

果弒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五世亂昏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各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鄢陵

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
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
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
逐之喬如奔齊魯逐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
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
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
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
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
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

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謂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

繆姜淫泆 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
既廢見擯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 終不能補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
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
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
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
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
之不待幽間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

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亡其尸其

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國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亂巫臣 子反悔懼 申公族分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
子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鮑牽

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佐遂奔莒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厥行亂失 淫於慶尅 鮑牽是疾 譖愬高鮑 遂以奔亡 好禍用亡 亦以事矣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姜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闚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于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元君之廡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

侍臣不敢聞命公踰墻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
遂弒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
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疆及
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
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
偃爭而不與成與疆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
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
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
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及於此吾
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
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崔氏
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既
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
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
害本寔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

齊東郭姜 崔杼之妻 惑亂莊公 毋咎是依
禍及明成 爭邑相殺 父母無聊 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
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讒太
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奔宋
靈公薨蒯聩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聩之
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

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聵蒯聵曰子
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
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聵入
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
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悝於厠強盟
之出公奔魯守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
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
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
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招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
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譖彼蒯聵

使之出奔

悝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亂交錯

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
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
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苒
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羸異日王飲
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
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
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
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
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
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纍然也反目

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
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
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開之兌因圍
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
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
雀鷲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

吳女苕頰 神寤趙靈 既見嬖近 惑心乃生
廢后興戎 子何是成 生閉沙丘 國以亂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示
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因間謂春申君曰
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
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
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又多
失禮於王兄弟王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
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
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嬖妾賴天有
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執與身臨不
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
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
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

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后有考烈
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
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
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
盜言孔甘亂時用鋏此之謂也

頌曰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為嗣 既立畔本 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
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
家所以擾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

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
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
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
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
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
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
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
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
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頌曰

趙悼倡后 貧叨無足 隳廢后適 執詐不慙
淫亂春平 窮意所欲 受賂亡趙 身死滅國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赧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
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
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
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
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鶚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
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鶚安在女曰
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
其人且亡而况鶚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
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此之謂也

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旣終獨有姊在及爲

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
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
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
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
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趙楚衛聞
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
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
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

王孫氏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
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
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

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弒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毋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大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

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

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清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已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上也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挽乳大故十死一生

今皇后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錢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盡繡網鞞黃金塗為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為

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肆於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

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

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

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遘咎也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䟽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妬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

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旣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艷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祐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一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

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供養
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
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栢之餘休重曰潛玄
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
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繅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
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
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
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祿衣白
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
中君子謂班婕妤好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

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詁祀之譖定姜之知也求
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
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其班婕妤好之謂也

趙飛燕姊姊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
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
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好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爲成
陽侯有頃立飛燕爲皇后其弟爲昭儀飛燕爲后而
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
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徃徃爲黃金缸函藍田璧

列女傳卷之八

列女傳卷之八
玉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姊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妬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以手自擣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爾帝曰我故語之反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

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爲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

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
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
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
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
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
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
趨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
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
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
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
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

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鬢彼兩髦實惟我
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
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
之眾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為帝以
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
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
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惰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
日與更始醉飽沉湎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為更
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
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

紀不攝諸侯離叛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

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麤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遜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與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及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

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及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瘃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官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羗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麗䟽反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窓又

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頌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間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已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當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

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今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先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異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練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襴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温飽

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旣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毋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絀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蚕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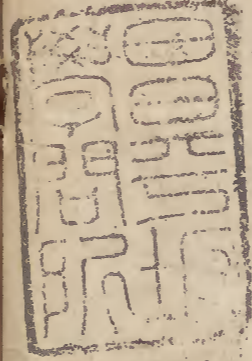
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媪

梁夫人媪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媪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恚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寃死年獄體骨不掩

今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里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黷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我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帝紀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應對上泣涕賞賜義姊媪既美有節行又首追此事上甚善之稱梁夫人擢媪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喪乃改殯於承光宮葬為陵追謚竦為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乃封侯食邑三千戶

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媿還
毋萬里為家門與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毋子之禮詩
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
也



寬政戊午

